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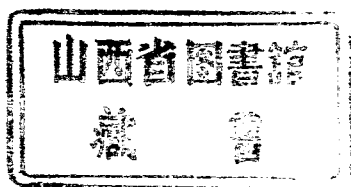
陶陶然

# 被俘百戰

石書店發行

# 被俘百日記

陶然著



各地生活書店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月

## 目次

|    |           |    |
|----|-----------|----|
| 一  | 我怎樣被敵軍抓住的 | 一  |
| 二  | 在鎮上       | 五  |
| 三  | 到惠州去      | 九  |
| 四  | 被禁        | 一四 |
| 五  | 敵軍的生活     | 一八 |
| 六  | 從惠州到廣州    | 二三 |
| 七  | 「安民」與放火   | 二六 |
| 八  | 一場驚天動地的搏鬥 | 三一 |
| 九  | 放行麼       | 三六 |
| 十  | 還是在廣州     | 四三 |
| 十一 | 在魔手中的同胞   | 四八 |
| 十二 | 我的同伴——老巧婦 | 五六 |
| 十三 | 替日本人造橋    | 五九 |
| 十四 | 萬里歸來      | 六三 |
| 十五 | 半打奇聞      | 六六 |
| 十六 | 煞尾        | 七二 |

## 一 我怎樣被敵軍抓住的

自家李榮福就是，祖居惠州平潭白石村，十二代來，都是耕田爲業，從前幾代，本也生活得很好，傳到自身，因爲整個農村經濟破產，家景却慢慢兒微下來。哥哥二人，均既逝世，弟弟一個，遠走他鄉，現在家中只有一嫂一姪，二間破屋，別無長物。近數年來，在下都替人耕田，幹傭農的生活。行年四十，孤宿獨眠。看官知道：我的生活自是十分苦痛的。

話說去年十月十二那一天，東洋赤佬突然派遣了許多飛機轟炸平潭，五架一隊或七架一隊，炸了就走，走了又來，一天到晚，輪流不息。村裏的人心浮動了：日本鬼子真的要來麼？兼且聽人說，這一天敵機不僅轟炸平潭，而且惠州、淡水、平山、橫瀝，這裏那裏的市鎮都被轟炸了！第二天又是這樣。在這兩日中間，我與同村人等，老老幼幼，男男女女，都躲在村後的山中避飛機。鬼子的飛機是肆無忌憚的，牠們翱翔在人們的頭上，都飛得極低極低，極響極響，好像唬嚇人們，又好像要人們的性命。幸虧還好，那兩天牠們的轟炸只限於城鎮，在鄉村中間，不過來往

巡查，高興的時候，偶然向着人叢掃幾列機關槍而已。我們的心，你可想而知，都惴惴着：——

『鬼子果真要來嗎？』

『咱們真個會死麼？』

『怎生辦好呢？』

十四日早上，有人說：『日軍來到平潭了！』

哎呀！大家似乎相信這個消息，又似乎不相信。

少停。一個在平潭做生意的村人跑着回來，他的後面跟着一隊三四十個的日本兵。全村的人面前只有一條路：逃走！秩序紛紛亂亂。

商人大聲喊道：『別走！別走！日軍來安民呀！』

『哦……』人們似乎鬆了一口氣。

幾位長者逼不得已會見了日軍。彼此的話頭不相通，只好用文字表達。

日軍第一句問：『鄉長到何處去了？緣何不領導鄉人迎迓皇軍？』

第二句問：『這兒有擾亂東亞和平的國民黨共產黨有沒有？青年愛國團有沒有？』

第三句問：『你們服從日本否？』

長者們都無可奈何地回答他們了。謝天謝地，此時日軍沒有殺人，也沒有放火。他們只向長者們開了一張單子：

|   |   |   |   |   |
|---|---|---|---|---|
| 白 | 肥 | 雞 | 醇 | 豬 |
| 米 | 鷄 | 蛋 | 酒 |   |
| 二 | 五 | 四 | 十 | 四 |
| 担 | 十 | 百 | 錢 | 隻 |

這許多東西，怎麼辦呢？長者們商議結果，就是沿家挨戶去索捐。其時皇軍四圍八方出發了，有的進園摘橙、柑、柚、橘吃，有的登堂入房找雞蛋，有的兩頭搜索姑娘，有的……幸而還好，沒有做出甚麼壞事來。末後，長者們將辦來的東西向皇軍獻上，出乎意料之外的，日軍却很客氣的給回價錢呢？是十元「行軍手票」。長者們當然不敢要錢；但日軍却很客氣，一定要對方收

下了。日軍還寫下兩句話：

『皇軍仁德愛民，買賣公道。』

日軍走了。我們全村人都舒出一口氣。有的人說：『哈哈！想不到又是天下太平了。日軍也講道理的，安過了民，便沒有事了。』

午間，又來了一隊日軍，也說是來安民的。村人都沒有走。這一隊的行徑和方才的差不多，只是走時還多帶去了四頭黃牛和五六架腳踏車。

下午，又來了一隊……

又來了一隊……

大家都知：這個安民是安不了的！於是整夜，全村人老老幼幼男男女女都搬着細軟甕口等等走了，除開幾個老頭兒老太婆和我們單身漢子之外。我們單身漢子爲什麼不走呢？一則荷包沒有多少「銀紙」，不能輕易就走；二則以爲日軍即使有甚麼殘暴，我們臨時逃走不遲，一個單身漢子怕甚麼呢？

十五日上午九點鐘光景，我村又來了一隊日軍。因爲無人迎接他們，他們就老實不客氣的自

已動手鋤門找東西了。我們三個單身漢子躲在樹林裏，動也不敢動一下。後來那隊日本軍搬着許多東西走了。我們出來坐在村邊的草地上談話。談呀談的，天啊！幾個騎單車的日本仔忽然到了我們面前！……

我們就被抓住了。

日兵在我們村中掠來幾十個小雞、二担白糠和幾斗糙米，着我們三人用木車替他們運到平潭去。他們沒有打我們，其中一個且寫字給我們看，說運到平潭之後，即行放回。……

## 二 在鎮上

我們三人被逼運東西到平潭去。路上除却不時碰見下鄉的小隊日軍之外，沒有看見過一個中國人，也沒有見過一頭牛一隻豬或一隻小鳥。天地是死的！

抓我們的敵兵是住在平潭鎮外一座樓閣上的。這座樓閣很華美很宏大，現在做了日軍的兵營了。它的主人不知逃到何處去。我們遵命將東西搬到裏面一個房間，事畢，就令我們停在這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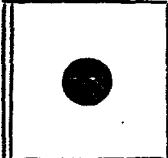
一個像排長之類的官來問話，一個講着不三不四的廣東話的漢奸任翻譯。這個「排長」問明了我們的姓名、籍貫、職業、家庭、等等，就說要我們做日軍的挑夫。做挑夫？——但是籠中之鳥，網內之魚，想和他們一拚，手中又無槍。於是我們統統被縛着手腳，丟在一角裏了。

這房子的壁上題着二組歪歪斜斜的中國字，和一張旗子，是日軍用炭寫的：

#### 日本軍主義

日本軍已占領本地了此華軍不同不掠不奪不姦你們服從我們正義（東亞和平）的命令照舊過日子就完了老百姓若有逃跑的招回來可是若有妨害治安的稍不寬貸我們的敵是國民黨共產黨

日軍飛機空襲廣東其責任都在國民黨和蔣介石的暴舉我們的敵是國民黨共產黨你們不是我們的敵人



## 東亞和平

看了這些混賬的字句，我不覺的怒火沖天！媽的，爲什麼不放我回去！是中國先去打日本的？還是日本先來打中國！……

一會兒，那個媽的「排長」又來解脫我的縛鍊，招手叫我跟他同去。外邊衝頭磕額的都是日本鬼子，不見一個中國人，不見一隻中國狗。路是向著鎖上去。平潭足足被炸了兩個整天，店鋪十九都被炸毀了，炸毀了！牆頭坍塌，瓦片狼藉，火藥氣味充塞着空間。走呀走的，媽的「排長」忽然在得珍茶樓門前停住，它是頂幸運的，只毀掉一個角兒，進去，在缸邊抓出一個老板來。媽的「排長」滿臉橫肉，掄起他的佩劍，好像要砍下去的樣子。老板戰慄着，哀哀的央求。半天，鬼子這才寫字道：

「此地何名？」

「平潭。」老板用文字回答。

「廣州里程若干？」

「約四百五十里。」

鬼子搖搖頭，嘆一口氣；鴉雀無聲。……

鬼子又寫道：『食鹽。』

『鹽商四散，無處可買。』

『你食？』

老板想了半天，這才寫道，『亦無。』

鬼子很生氣，噤哩咕嚕着。老板於是進去扛出一個鹽鉢，裏頭大約有一茶杯鹽。鬼子看了，馬上大叫起來！隨即掄起拳頭向老板的頸背上狠狠地一打，老板跌倒地上。鬼子又揮起了劍，胡說八道的罵着叫着。……

老板逼不得已，乃領鬼子出去找覓，我自然也跟着去了。進到合德店內，其中已有一個鬼子和個傳話的漢奸在那裏和看店的雅片烟鬼理論。原來合德有九隻肥豬，鬼子要豬肉吃。鬼子問價錢，說他們買賣是公平的；老板說，通常市價是五十元一担；鬼子說，給五元「行軍手票」；老板說，這差得太遠了！漢奸偷偷地對老板說道：『給他吧！你不肯也沒有用的。況且日本銀價極高，像港銀一樣呢？』我這鬼子和那鬼子都很憤怒，於是鹽也不尋，不由分說的命令我和漢奸捉豬了。……

回到營中，吃過了飯，我又被縛着手脚扔在方才的角落裏。天色漸漸地暗下來，窗格裏的斜陽閃了兩下就不見了。兩個同伴淌着淚珠，我可是非常憤激，哭也哭不出來。

外邊是一片喧嘩：呵呵呵呵呵……呀呀呀呀呀……啦啦啦啦啦……鬼子們集體地在叫着呼着。

### 三 到惠州去

第二天一大清早，吃過飯，就出發到惠州去了。二百人光景做一大隊，每隊進行大約要相距四五里。這一隊不是最前鋒，因為先此行的已經有三四隊了。我們替他們運的是子彈，每人所推的約有四五百斤，重重的重重的；在平時，我們極少推過這樣重的貨物，那怕三里五里的路程也好。但是而今呵，而今是不由分說的，他叫你推一千斤，你也只好推一千斤了！由平潭到惠州足有四十里路，肩上架着這麼重的子彈如何能走這一段長程！況且路上不是就可以直行直過的，說不定會碰見我們華軍，大大廝殺起來，或者忽然受着我軍的襲擊而走頭無路。想想跟着這班婊子

養的去送死，覺得非常不上算；——然而，且慢慢等着，有機會揍死他幾個。

路上是悲涼的。

苦苦地走着走着。忽然響起幾聲槍。我們停下車張望，原來路的前頭有十來個扶老携幼的老百姓逃難經過，鬼子開槍向他們掃射！結果是打死了三四個婦女，等我們再行前進經過死者的身旁時，但見他們頭上身上浴着血，靜靜地躺在太陽光中，好像方才玩過一場兒戲似的。至於其餘的老百姓，當然是逃得無影無蹤了。傳話的漢奸用着不三不四的廣東話不在意地說道：「那些偵探不殺掉是會害人的。」

我喘着氣，我這架車是如此不聽話，不使盡全身氣力，牠就老實不肯前進一步。牠軋軋的叫着，好像無限苦楚似的。呸！老子才苦楚呢？

行行歇歇。因為每走上五六里路，總停下來休息那麼半刻時光的。遇見路旁有大樹林大蔗園，也一定停下來用機關槍對之掃射老半天，卜卜卜卜……子彈像瀉水似的向樹林蔗園裏倒去，好像不用錢買的一般。日軍並不是預先看見樹林裏蔗園裏有中國兵或中國人民，因此才開槍掃射；不是的，他們沒有看見一個鬼影，只是恐怕其中有人就是了。……

敵機一隊的在頭上打旋子。但誰都沒有怕。日本軍曹有時拿出一張太陽旗子揮幾下，飛機就一圈一圈的降低；軍曹再將旗子攤開搖幌幾下，飛機有時便會擲下一些藥品餅干之類。牠們好像是一種很聽話的獵鷹。牠們在軍隊的頭上飛來飛去，不轟炸也不掃射。牠們一下子飛到軍隊的前頭很遠，一下子又飛回軍隊的後面很遠。牠們在掩護着陸軍前進。……

同行的日軍都沒精打彩的，搖搖擺擺地踏着脚步。自然，我們當俘虜的更辛苦一百萬倍啦！夕陽西下，這才到達馬安的十字路，共計走了二十里。就在此時，南邊的菜園裏驕地掃過幾排槍來，卜卜卜卜！……拍拍拍拍……

我們的中國軍隊呀！

日軍即時就地臥倒，前面的一排人已是嗚呼哀哉了。

兩軍對打起來。卜卜卜卜……拍拍拍拍……火花在空中飛來飛去，子彈在耳邊吱吱地叫着。兩軍都沒有聲響，一味射擊，射擊，第三個射擊！

約莫打了半個鐘頭光景，可惜我們華軍的後方忽然又受到打擊，于是它的陣線搖亂了。接着全隊三四十人向相距一里的西方的山頭跑去，看樣是要盤據那個山頭的。那裏知道：恰恰跑到半

路，山頭就被第三路日軍霸佔了。這路日軍在山上架起兩三枝機關槍，向着我們華軍惡狠狠地掃射起來！而另兩路日軍也向着我們華軍夾擊！我軍分散了隊伍，揀着火線虛弱的地方走了。……

就在此時，西方和北方的樹林忽而向日軍開起槍來，而且還夾雜着轟轟的土砲聲；不消說，這是我們民衆的隊伍。但是不知怎麼響了幾聲又不響了。本來提起東洋赤佬，我們老百姓誰不操他奶奶的！無情無理攻打我們的江山，毀滅我們的生活！還說甚麼「你們不是我們的敵人」呢？本來咱們鄉中的幾十個後生家，當鬼子要來了的時候，咱們也預備同他幹的；可是傷心得很！鎮守惠州方面的那個舊軍閥的殘餘莫希德，他却不戰而逃，叫我們讓鬼子來到眼前尙不知道。而且臨時我們又找不到「老大」。無人統領！……

再說那隊中國軍，看樣子本來不是想到此襲擊日軍的，而是想越過公路，到東江方面去的。恰巧在馬安十字路遭遇着，于是彼此便廝殺起來了。可惜他們人少，兼且四面受敵：不然的話，也許我這條命早就脫出魔手，或許已揍死幾個鬼子。

戰爭的結果，我所在的這隊日軍，只捉得一個中國傷兵，這傷兵好像班長排長什麼的。一個敵酋吩咐將他手足縛住，再繫在電杆柱上，牢牢的。敵酋翻起鬍髭，拔出長長的佩劍，切取他的腦

袋。利劍掄起來，閃着碧銀銀的白光，劍鋒對準着受難者的頸子。日軍士兵有的圍攏前去看玩兒，有的背過臉不敢觀看。敵酋咬緊牙根，彷彿要吃人的魔鬼，兇惡地撒野地揮使着利劍，……受難者掙扎着、詛咒着、喊着中國萬歲的口號，——然而都沒有用！利劍此刻落在他的頸子上了！砍切了兩下子，他的頭便落地了，頸項的橫斷面中間立刻山泉似的噴出滾滾的鮮血，洒濺得滿天紅！隨後敵酋又命令解下屍體，扛到一墳堂中央，挖取死者心臟。這幕光景，看過屠豬的人，即可想像得到了。最後，敵酋用長劍刺着受難者的腦袋，揮將起來，好像擎燈籠似的，在日軍的士兵中間大嚷大跳，叫士兵跟着也大嚷大跳，看這光景，他們是非常快樂了！

我所在的這隊日軍，計被打死一名，傷八名。解決了俘獲的那個華軍傷兵之後，敵酋就着令埋葬那個陣亡的日軍。棺材當然是沒有的；用軍用鏟掘個泥窪，將屍首放進去，再蓋上一層土就是了。敵酋還到車站上的茶店中劈來一片木板，用藍色粉筆寫上幾個中國字，豎在墳上：

精忠  
保國

故伍長金村二郎之墓

至於受傷的八名中間，三個是重傷的，被抬到車站的茶店裏放着，苦苦在地上掙扎，號叫和哭泣。敵酋在茶店門口寫上幾個字：

『注意：傷兵在此！』

別的五個輕傷的，則依舊跟着大隊前進，一面哭泣着嘆息着，一面一跛一拐或搖搖蕩蕩地走路。何苦來呢？我想：你們擾亂了東亞和平的惡鬼！

## 四·被 林示

其時黑雲四起，夕陽隱滅。一會兒，下起傾盆大雨來了。我們三人的衣裳都被淋得透體濕掉；日軍有雨衣，濕的沒有我們利害。隊伍還是搖搖擺擺的走着。我頓覺得又飢又寒，推車的氣力沒有了。我蹣跚着、簸動着、喘息着，……日軍的槍托像五雷似的擊到我的屁股上來！我猛然一倒，我痛得要命，天啊！我猛可地翻轉身，可是他又是一腳！媽呀！我爬將起來，抵死推着車前進。同伴也有一個被打的。

行上四五里，雨歇了，天也漸漸兒黑了。隊伍停下來在路旁的草地上將息。我餓得要命，凍得要命，牙齒格格地打抖。鬼子們則忙着造飯，吃乾糧、等等。

飯後，大家叫嚷一回，就睡覺了。我被一個鬼子用根麻繩攔腰縛住，麻繩的另一端則縛着鬼子自己的手。他叫我躺下，我就躺下了；他躺在我的旁邊二尺來遠光景，他的槍口攔在我的腰，槍托則攔在他的。我想：這是他防我逃走的把戲。我的兩個同伴也和我一般的被處置着。人們亂七八糟的睡在地上，好像魚攤上擺着無數的鹹魚。人的四面八方拴着所有的騾馬。這些騾馬真也他媽的靈巧，夜間每當外邊有甚麼響動的時候，牠們就像死掉老子一般拚命的嘶鳴起來，因此所有的人都會驚醒了。裏面有響動的時候，牠們也一樣的嘶鳴。我睡在地上，地上是濕漉漉的。精神亢奮着，總想設個辦法遠走高飛。開眼望着天，天是濛濛的，靜靜的，沒有美麗的月亮，只有疎疎落落的幾個星星向我淒涼地眨着眼睛。身旁的鬼子是鼾鼾地睡着。我輕輕移開槍口，坐將起來，四顧一下，——他奶奶的！騾馬就蹴着草地，幸災樂禍的嘶鳴起來了。我只好輕輕地睡下。這麼着的，我嘗試了好多次，可是都沒有成功。該死的騾馬呀！

我草草地翻了幾個鐘頭，但見日兵起身了。他們發狂似的叫嚷一回：呵呵呵……呀呀呀……

啦啦……

飯後，我和同伴們又只好推着笨重的車子隨同倭鬼出發了。這個該詛咒的生活何年何月才得完結呢？

進到了惠州城，此時城內已經麇集着許許多多日軍了。原來我所屬的這一隊，並非第一的先頭部隊，而是第四五的部隊。惠州城內看不見一個百姓的影子，來來往往的只有穿黃衣的日軍。他們闖着撞着，罵着叫着。店舖中間，處處在在是被炸毀的斷牆，被焚掉的焦土，荒涼愁慘，天地也好像眉愁面感的一般。昔日的熱鬧繁華，何處去了？我所在的這隊日軍，在電燈局左近擇了一座民房住下，這座民房是很大很大的，裏面有五六十間房子，門前掛滿了「文魁」「武魁」和「翰苑英華」等等的剝蝕了的匾額，可知它的主人過去是很爲富貴的了。屋內只有一個七八十歲的老太婆，而且她是瞎眼的。

部隊住下了，敵酋乃命令所有的士兵分頭搜查各間房子，我們三人也被命令作同一的工作。滿屋子裏是驕然騷動起來：腳步聲、撞物聲、叫喊聲、鬧成一團。其實此時的各間房子，已經七零八亂了，已經被先來的日軍不知搜查過多少次了。兩個日兵押着我同行，每至一室，他們必然

迫我先行進去。第一室是女人住的，放着兩張床，床上有蚊帳和草蓆。日軍把草蓆翻動幾下，帳頂上敲了一敲，床下相了一下，沒有發見甚麼有用的東西，他們彷彿掃興的樣子。每床前面有一長桌，一個日軍搜查一張，我見這個搜查的拖開一抽屜，裏面只見一堆紙屑和幾件破舊的衣裳，拖開另一抽屜，裏面出現了一把梳子和一本黃面的「笑林廣記」。總而言之，翻來翻去，滿房裏都找不到一件合于我那兩個日軍使用的東西。後來上樓，再到別間房去……半天，迫我的兩個倭鬼，有的掠到一把剃刀、一副眼鏡，有的掠得幾張字畫；至于金錢財寶，大約都未曾掠到。好了，此刻輪到搜查我了，原來我跟鬼子兩頭搜查，一件東西也沒有檢到，我被搜查的結果，自己的四元五角毫券，却反而給鬼子搶去了！

此後，還有許多日軍到外面去。他們出去搜查別的房子，或是什麼什麼，我都不知道了。因為這時候我們已經被禁在一間樓房中。除了我們三人之外，尚有兩個撐船的苦力，剛剛被抓來的。彼此詢問起來，他們也是惠州地方人，因為貧窮，起初沒有打算逃走，這才被鬼子抓住。這間樓房倒還乾淨，樓板上是鋪着地磚的，其中有幾堆破布、三隻竹籬，如此而已。只是沒有窗戶，沒有「明瓦」，黑暗得要命！我們偷偷地商議逃走的那會事，可是到底想不出辦法。可不是嗎？

樓下住着日軍，樓上的瓦面離開樓板最少有八九尺高，而且桁桷都是密匝匝的，密匝匝的。我們在這裏監禁了兩日三夜，整間樓房都通天地臭了。甚麼緣故呢？因為除開一日兩餐吃飯之時，鬼子攔上一架木梯，招手叫我們下去吃飯之外，一遲就把梯子移開，不讓我們下去一下。開頭我們當要小便大便的時候，就伏在樓門口叫喊，可是回答的却是揮上利霜霜的長劍來！自此之後，我們拉屎拉尿，亦只好在樓上辦了。

還有一事值得講講的，就是在我們住的樓房之下，第二晚鬼子們把屋主，那個七八十歲的老太婆，抓來強姦取樂了。那個老太婆起初一味苦苦求情，後來一味哀哀啜泣，最後一味不聲不響了。顯然她那時是苦死了，至少也是暈過去了。而在日軍方面，五六個人只見發出這樣的喧響：嘻嘻嘻嘻……哈哈……呀呀……等等。下一天早上，鬼子竟將老太婆的屍首搬上我們所住的樓房來了，她還未有穿裤子呢。日軍爲什麼這樣做？大約是懶得埋掩她吧。

## 五．敵軍的生活

講起日軍的生活，不知是何緣故，我總是很不歡喜。他們的生活是這麼的不近人情，這麼的流寇式的。我所屬的這一隊，原來是步兵，牠的大隊名叫做川野隊，分隊名叫做中葉隊，大隊約有二百人，分隊大約是六十人，而這六十人又分作三個小「組」。開頭抓我的就是一個「組長」。他四十多歲，蓄着一套八字鬚。臉色紫紫的，身材重重的。走起路來，真像一隻肥笨的海豐鴨。其他的官長，無論大的小的，也都蓄着八字鬚，年紀小的三十左右，老的四五十歲，像我軍裏頭那種二十多歲的年輕軍官，是簡直不存在的。這些官長，有的會說「官話」，有的則不會，至於廣東話，他們是一句也不懂的。他們都佩着劍，脾氣很不好，動不動便揮起劍來，要砍要刺的，對俘虜這樣，對士兵也這樣。士兵中間大抵有四種人：其一、高高大大，滿面鬚髯，講話哩哩吧啦，聽說這是朝鮮的亡國奴，被日本迫來當砲灰的；他們人數約佔全體的十分之二，每組裏頭，總有二三名使輕機鎗的。其二、矮短肥胖，走路像海豐鴨的，聽說此乃真正的日本仔；他們人數約佔全體的十分之五，多是使步槍的。其三、不高不矮，皮色比日本人黝黑一點，據說此是台灣的亡國奴，也被迫來充當砲灰的；他們都使步槍。其四、是高大個兒，說話斬釘截鐵的，聽說這是東北的同胞，「淪陷」之後，無可奈何地被迫來殺自己的同胞了！隊裏的輜重，第一是

子彈，都用騾馬馱載，或抓挑夫運輸，或捉農人的耕牛來替或幫騾馬。日軍步兵都用三八式步槍，即我們所謂「勾仔」的。有時他們檢得我軍的步槍和子彈也不使用，拿來毀掉就是了。

倭軍每人隨身的東西是這樣：一枝步槍、二包子彈（約六七十發）、一件雨衣、兩隻小鐵罐、一個水壺、一隻背囊，共重三四十斤。他們的背囊裏有藥品、罐頭、蘇打餅乾之類。在日本人之中，身上的襪衫縫有符章「千人針」等等。他們衣袋裏都裝有性交用的「如意袋」，將息的時候，時常彼此拿出來說笑玩兒。他們的伙食是各自爲謀的，一祖家一沒有米來，因此每到一處地方，他們各人就兩頭去向鄉人「買」了！煮飯也是各人煮各人的，他們身上的兩個小鐵罐，就是煮飯用的。每日煮一次，吃一天。所以每到一處地方宿營，當地即被掘出千千萬萬小爐子，一人一個，那麼多人就有那麼多爐子。燃料是老百姓的柴門樓板條凳之類，好在這些東西是很容易找的。他們頂好吃雞蛋、醇酒、雞肉、豬肉。他們塔豬跟咱們的不同：刺死了之後，就在胸膛上破開，剝去外皮，扒開五臟六腑，於是割取前部的兩塊前脾，和後部的兩塊坐臀精，其餘都不要了。煮的時候是切作三四寸見方，放在鐵罐裏煮熟就吃了。宰雞則先扯去全身的羽毛，割去頭腳，取去內臟，就這麼的放到爐裏去煨。他們的飛機有時會擲下一些餅乾、藥品、罐頭之類來；不過

，無論如何，這都不能養活日軍的命的。他們每天得劫掠了中國的老百姓才得過活。

他們的精神都很沮喪，對於任何事情，都像無可奈何的，長官說這樣，也就這樣而已。在可能的時候，他們唯有找尋肉體的刺激，所以醇酒婦人是最能惹起他們興高彩烈的。明天的事嗎？管他娘！

他們睡覺的時候，若在野外，往往燃起大堆的柴火，把驃馬圍繞着人堆，就七零八亂的躺在地上，用雨衣裹着身子，罩着面孔，鼾鼾然做他美麗的夢了。他們沒有放哨，也沒有把槍握在手中。

每到一處地方，或是早上晚上，他們必定集體地叫嚷一會，叫周圍的人們聽將起來，彷彿千軍萬馬似的。這是虛張聲勢。

他們之間，相互沒有一分同志之感，各做各的事情，各尋各的快樂。你的東西是你的，我的東西是我的，你管你，我管我；只在打仗的時候，爲了保存自己的性命，槍口方向則不能不一樣。長官只求快快打到省城，士兵是無所謂的，祇求其不要遇着華軍或游擊隊，那就謝天謝地了。

他們對待我們被俘的伙子的態度，八分是當作奴才的，二分是當作土匪的。甚麼都叫你做，

不管你能否勝任，稍一不高興的，便拳打腳踢，不管你有沒有道理。要你服從，但又怕你不服從；要你死亡，但又怕你死亡。總之，他們要你半生不死服服貼貼的替皇軍服務。他們有賸水殘羹，是給我們吃的，以留我們的性命爲他們做牛馬。但是另一方面，却教我們跟死屍和屎尿一同睡覺。在他們看來，咱們的生命是不值一個狗屁的！高興的時候，儘可以把咱們一劍完結！起初我們三人是屬於那個捉我的「組長」的，我們替這一組運子彈。待到由惠州開行之時，我們各人都被交給一個日兵看管了。

日軍所要的東西，本來也不算少，據我所知，他們要：法幣呀、單車呀、耕牛呀、豬肉呀、雞鴨呀、雞蛋呀、姑娘呀、醇酒呀、眼鏡呀、剃刀呀、字畫呀、等等。每當碰見老百姓，倘若他是男的，而且相距太遠，那麼就放槍打去，據說是「妨害治安」的間諜，理當「稍不寬貸」的；如果相距很近呢！就命令舉起兩手，讓他搜查一遍，袋裏的法幣一定給他拿去的，據說現今是日本的世界了，人們應該使用日本的鈔票，中國法幣沒有用場了。最後，被查者有兩個出路：一、因爲「妨害治安」，故而「稍不寬貸」，槍決！二、替日本做挑夫或嚮導。倘若碰見的老百姓是女的，遠的就拼命去追趕，近的就捉到什麼神秘的地方，做那天曉得的事了。至於女人啼啼哭哭

，誰踩她呢！如果她們不幸被弄死了，也就讓她們裸體躺在那兒。

## 六 從惠州到廣州

早上，從惠州橫渡東江，出發到博羅去。河岸上，馬呀人呀，千千萬萬的，喧囂雜沓，擾得滿天價響。老百姓是沒有的。被炸被焚的店舖，骷髏般的七顛八倒的歪斜着，焦黑的牆淒淒地望着青天；幸存的多少呢，門戶破碎，裏面寂寥，令人想起淒涼的墓穴。在渡河的時候，兩匹駿馬在河邊嘶鳴打架，牠們跳着蹶着，我剛好把車推到這裏，上帝哪！兩匹馬奔到我前頭，車是被撞倒了，我也被撞倒了。心想：這回要被踏死了吧！後來我爬將起來，剛剛站穩，即吃了一我的「鬼子」狠狠的一腳，唉！我的屁股痛得要命。鬼子罵着喝着，我只好扶起車又幹這討厭的工作了。渡河用的是木船：在各個河灣裏掠來的，六七十艘，大多都很大很大的。船上沒有主人和工人，貨物自然更沒有了。那麼，誰作撐船的船夫呢？日本兵呀。原來他們裏面有的會撐船的。不僅如此，後來我知道，有的還會打鐵，有的還會做木匠等等，想來他們也是老百姓吧？無情無理攻

打我們的江山，何苦來呢！渡江的時候，人呀馬呀車呀轎重呀，都堆上船裏去，一船一船的運着過河。有的因爲要爭先，噪着罵着，軍曹們提着長劍跑來跑去，呀呀啦啦的。人們一上了船，就鬆了一口氣，好像到達極樂世界了。此時江水很深，而且很急，黃滾滾打着木船，而船呢，一起一伏，跟它苦鬥着。的確！要划近對岸去委實不是易事。我望着滾滾的江流，不覺想道：要是對岸此時有多少華軍用機關槍掃射過來，必然可以打死大批的日本鬼！

過了江後，馬上又沿公路向博羅縣城進發了。我所屬的這一隊仍然不是最先行的，先行大抵已經有三四隊人馬了。我這一隊約有二百多官兵，二十來匹驢馬，三十多頭耕牛，十餘個挑夫（原來六個，後又抓來八九個）。這三種「東西」，都是用來運輸轎重的。在挑夫中間，我們三個同宗是推車的，其餘是挑担的。推車最爲辛苦，因爲推的太重。挑担比較輕鬆，每人所負的重量大約只不過六七十斤。每條驢馬和耕牛和挑夫，都有一個日本兵緊緊的跟着，看守着，答覆着……

我想：這一次前行，必將碰見許多大戰吧。博羅增城一帶多山，我們的華軍一定駐在山上的。行行重行行，人是勞苦得要命！經過幾個村莊，村莊都像死的一樣！民房被燒去大半，離

大不見一個，連樹木也是空的。後來知道：凡挨近日軍行軍路線的村莊，他們必定把牠焚毀的。

走到一片平田裏面，停下來休息。這兒是個好地方：四週二三十里地，一掌的平，中間穿過一條公路，兩旁都是稻田。此時剛巧是深秋，晚稻都結實了，但還沒有十分成熟，稻葉是綠的，穀串是淡黃的，遠遠近近，都是這般顏色，映在晴明的陽光裏，閃閃顫顫，迫上人的眼帶來。人們鑲在中間，宛似圖畫裏的人物呢！如果天下太平，不久的將來農人們便要微笑着在這裏收穫的。可是而今，而今呵！萬里河山都蹂躪在敵人的鐵蹄之下了！在息腳的時候，牛和驢馬都恣意走到附近的稻田中，恣意啃着肥美的稻草和穀子，五六十張口，啃得刷刷的響，不用兩下子工夫，三四畝光景的稻田就被吃光了！看着這暮光景，我不免心頭生一陣陣的辛酸：我積四十年耕作的經驗，深知穀子是要收來做人們的食糧，而不是任憑畜牲去糟塌的。——人們則一聽見休息，便像豬羶似的驕地倒下，滿田滿野的橫臥着了。有的甚至馬上就呼呼地做起還鄉夢來。此時即使有華軍來襲擊，他們也甘願在夢中被殺，而不想起來作戰的。人們委實是疲憊得要命！一味想睡想死，沒有想活想打！……

從此之後，大約走一個鐘頭便休息一回，休息的時間大抵有半點鐘。夜間由十二點到四點是

睡覺時候。這麼着，日日夜夜行軍，行了五日五夜，行到花縣。路上的經過情形，沒有什麼值得大講特講的，因為一則沒有大戰，二則沒有遇見老百姓。只是人們疲乏得要命！尤其是我們挑夫，要馱着笨重的東西走的。一邊走路，一邊瞌睡，個個人都是如此。此種光景，沒有親身經歷過的人，無論如何是想像不到的。一言以蔽之：這是我生下娘胎以來最辛苦的一回！

## 七 「安民」與放火

花縣的縣城焚炸得最慘。我們打那兒經過，但見店鋪民房統都化成焦土，的確已沒有一間好屋子。處處是磚頭、是斷牆、是破瓦、是火炭、是霉臭的死豬死狗和死人！天地是空洞的，淒慘的。在暗澹的陽光下，教人不敢想此地從前住過人，而且熱熱鬧鬧的生活着！空氣中瀰漫着腥臭和火藥味，一陣濃一陣淡的撲到人的鼻孔裏來。走在參差不平的焦土上，彷彿踏着滿地的觸體，叫人毛骨悚然的。此地的百姓殉難多少呢？逃出多少呢？又逃到何處去呢？此後怎樣生活呵？……你想吧！

隊伍開到離城七八里的一所村莊。它是很像樣的，房屋宏大整齊，田園平坦肥沃。看樣子，可有一千居民左右的。當日兵開到的時候，家家寂靜，戶戶扁門，不見一個人的影子。他們都逃難了吧？日軍也不再客氣，將各家各戶的門戶撞開來了。原來這裏還有一百幾十人在家裏，有老的、有少的、有男的、有女的。他們都穿的很襤褸，生的很消瘦，大概是此間的貧苦人，沒有力量逃走的。至於有錢的人家，都早已逃開了。他們被日軍搜查出來，都戰戰兢兢的，向日本鬼子求情，孩子們和婦女則偷偷地啜泣着，號啕着。但是日軍畢竟是「仁德愛民」的吧？他們沒有即時殺死那班無武器的平民。他們只命令彼等替皇軍找東西。找甚麼東西呢？就是白米呀、雞蛋呀、肥鷄呀、肥豬呀等等，老百姓惟命是聽，一一照辦來了。……

我這「一組」的日兵駐紮在一家很寬大的古老的堂屋裏面。這座屋尚有幾口子在家，誠惶誠恐的生活着。此時我們挑夫可是「自由」，不用被關在樓房裏，也沒有被捆着手足了。日本兵叫我們挑水，叫我們搬這樣搬那樣，叫我們燒飯，叫我們做他們的隨從。我們是忙得很！時候是下午，大家吃過了飯，都亂七八糟的像豬糞一樣睡倒了。挑夫們睡在一間裏房中，外面睡滿了日本兵，不能逃走。目前第一件大事是：睡覺！那怕睡着會被人砍下頭，也由他了。入到夢中，宛似

從地獄裏升上天堂。

下一天醒來，人們都安全無恙。日兵首先令我們出去割禾。割禾作啥用？餵驢馬呀！這村莊真是好地方，這裏那裏的禾稻都長得極高大，極肥美。穀粒甸甸，怪可愛的。人一走到這樣的田間，就好像回到自己親愛的故鄉了。我猛可記起兩句山歌：『滿田禾黃我沒份，滿村嬌女我單身！』但是，這不是唱歌的時候啊！我是在日本鬼子的魔手裏，他要我割這可愛的稻子，割去餵驢馬！割去餵驢馬！中國人的穀，日本人的馬！——馬，馬，馬，馬！他的媽！……

後來，看守我們的那日兵，叫我做他的隨從，到各處人家去搜索。我們是單單的兩個人，有時他對我却是很親熱的樣子。我們進出好多家房屋，搜來搜去，都沒有東西合他用的。後來進到稍爲偏僻的一所，這就鬧出神祕的事情了。原來這屋裏沒有甚麼人，祇有一個少婦在廚房裏幹什麼活兒，她並不漂亮，據我看來，倒是很骯髒的。他們彼此瞅見了，少婦就慌慌張張縮進裏間去躲藏，日本鬼呢，我的天！他忽然將我推倒，用縛帶牢牢的網住我的手和腳，橫放在地上，使我無論如何，總是站不起來。鬼子走了進去：開頭只聽見少婦「呀！呀！呀！」的叫着，屋子裏兵兵兵兵的；後來則但見少婦嗚嗚嗚嗚的啜泣着，屋子裏靜悄悄的；最後少婦沒有聲響，只聽鬼子嘻嘻

哈哈着。等了好久，事畢，鬼子走將出來，嬉皮笑臉的，解脫了我，還孩子似的批了我兩下耳光呢！

又下一天，早飯後我們的「組長」領導着二十個日兵，一個傳話的，和五個挑夫（我在內）去「安民」。朝北走了七八里路，到達一個山村。這裏却還有人在收穫呢。鄉人一看見我們，就都丟下活兒一溜烟似的逃走了。他們扶老攜幼，通通跑到山中去。這村中的人口，大概共有三四百，不是大村，是小村。當鄉人朝山中跑的時候，日兵向他們開了三四排槍，並吱吱喳喳的叫喚着，氣忿忿的招手着，意思是叫他們不必逃走，日軍是來「安民」的。但是鄉人那裏肯聽呢？日軍于是走到村前後去張望，並向所有的大小小樹林蔗園等開了幾百響槍，看看都沒有甚麼動靜，這才登堂入室去了。結果，是搜得二百隻肥鷄、四罇醇酒、二籃雞蛋，此是要我們挑夫挑回去的。至於日兵各人私下檢得多少東西，這些東西是什麼什麼，我都不能詳細知道了。大家齊集在村前的禾場上嘖哩咕嚕的，說着罵着。傳話的那傢伙，好像很好心似的對我們挑夫說：

『皇軍以爲此村難入教化，人民盡是土匪！皇軍前來安民，本當出郊迎迓；但竟相率逃避，足見立心不良，並無誠意服從日本。全村廬舍，理當付之一炬，以絕東亞和平的後患……』

話猶未了，日兵就在組長的指揮之下，好像兒童玩泥甌似的，處處在在放起火來了。組長是很能幹的，他一下子跑到東邊，說這座房子應該先燒這個角落，一下子跑到西邊，說那座廬舍應當先焚那條棟桷。他淌着黃豆大的汗珠，忙得好苦呢！

全村葬在熊熊的光火裏！牆頭倒塌着，瓦片跳躍着，火舌像無饜的餓虎，舐進這一間了，一會兒又伸到第二間去。黑烟瀰漫着天空，飛舞着，迴旋着。呵呵！好一副玩兒的圖像！

我們整隊回營了。正好離開那村子，殊不知好些年壯力強的漢子却偷偷地回來，有的登瓦面，有的挑水桶，有的拿竹篙，……他們來救火啦！

日軍看見這個不服從日本的事情，當然十分生氣，尤其是那個當組長的！他野蠻地拔出長劍，命令部下馬上向那班漢子開槍！……開槍呀！拍拍拍拍拍……

那班漢子無抵抗的慌忙走了。……

轉回村子裏去，但見漢子被打死二個，重傷一個，他們橫倒地上，鮮紅的血濡染着自己的衣裳，那個重傷的呻吟着，掙扎着，不時還以恨恨的眼光攻擊日軍。組長的氣尚未有平，他掄起利劍，狠狠的向重傷者的口面砍去！……是夠難者的頭就裂成兩片了，血洗濕了大地！組長看

一看紅色的劍，傲然地冷笑着。……

「我們」守在那裏兩點鐘的時光；待焚燒「成功」了，才一起走上回營的道路。

## 八．一場驚天動地的搏鬥

兩天後，「我們」所駐紮的村莊發生一件大事。

早上，有個日兵到一家人家裏去「玩」姑娘，被一漢子殺掉了。一會兒，又有一個去，結果也是一樣。又一會，第三個去，結果呢？遭到同樣的命運。那漢子把三個屍首搬到樓上的櫃中鎖着，事情還是神不知鬼不曉的。吃飯時候，日兵發覺少了三個同伴，彼此都着急起來。怎麼回事呢？

飯後，日兵分成了許多小組，每組五六個人的，分頭出發去找尋弟兄。其中大多是到別村去找，在本村找的，只有三組人馬。這三組人馬也是命數該盡了吧？

第一組查到一家裏去，先行的第一個——拍！吃了一顆駁壳槍彈，應聲倒地了！第二個一驚，

拍！又倒在地上。後三個到了此時，不由的倒退要跑，但另一門中又向他們——拍！拍！拍！……不歇地開起槍來。結果，三個也嗚呼哀哉了！

第二組六個日兵，查到另一家去。正當他們統統進去了的時候，就由四面八方的門裏窗裏四五枝手槍一齊瞄得準準確確射擊過來！日兵躺在地上跟那「土匪」對打了幾個回合，就傷的傷，死的死，全然沒了戰鬥力，結果都被解決了。

第三組在另一人家搜查，忽然聽見槍聲，乃不管三七二十一，向開槍的地方跑去。剛好跑到第二組送命的那座民房前面，「土匪」就向他們搏鬥起來了。彼此廝殺得很厲害！……

別的日軍聞訊回來了，陸陸續續的回來了，都加入戰鬥了。打了老半天，到底日軍人多，打了勝仗。

結果：全村的家家戶戶都被日軍嚴厲地搜查一遍，大凡是人，都被網出來了。

男人

四二名

女人

六八名

孩子

三一名

合計

一四一名

在男人中間，据说搜出九個是有手槍的，十一個有利刃或手榴彈的。他們有些是別村人，前天房屋被日軍焚掉的，或爸爸叔叔被日軍打死的。他們自認，這回偷偷地潛進這村子裏來，爲的是向日本鬼討賬的！

這百多個生靈，日軍把他們怎樣處置呢？

呵呵！……

四十二名男人，其中有年輕的，有年壯的，也有纏着幾寸長辮的。他們被縛着手腳，被擺作一排，並被命令一律跪在地上。這是全村的祠堂面前的方場，約有二畝左右。鬼子們站在檐下，老百姓面朝着他們，跪在相距三十步光景的外邊。鬼子們橫着臉，一逕就怒氣沖沖的。幾個傳話的忙亂着，跑來跑去，彷彿辦着甚麼要事似的。敵酋命令那班俘虜向他們叩頭，但大家却兀然不動。敵酋怒火大發，奔去就用腳踢他們。敵酋命令那班俘虜喊「日本帝國萬歲！」然而，唉唉！他們却都默默不發一言。敵酋益發忿怒！即在俘虜面前架起四座輕機關槍來了，槍口正向着他們的胸膛！

在俘虜中間，堅決的剛強和中國人的自尊心却教他們一點也不害怕機關槍。

『我的右手結果了兩隻鬼子，我還是有盈餘的！』

『殺吧！無所謂的，本來不是你死就是我死！』

機關槍在瞄準着。

トトトトト……

トトトトト……

在雜亂的槍聲中間，隱約地發出後死者的呼號：

『打倒日本鬼！』

現在輪到婦女和小孩了，這九十九名生物，嗚呼！我怎樣說好呢？當槍殺男人的時候，她們是被關在別兩間屋子裏的。這時候，被押到祠堂裏來了。當她們看見方場上堆着的幾十個屍身的時候，她們馬上像觸了電似的，統統都站不牢脚步，倒在地上，有的放聲大哭，有的連哭聲也放不出來！這個，自然惹得皇軍怒火冲天！……

半晌，這九十九個生物全數被迫入祠堂中去了。她們亂噪噪的，哭着喊着，捶着心肝！然而

誰蹂理她們呢？

祠堂裏面被塞進許多山草，大門小戶一律扁閉着。於是，好了，日軍在祠堂的四周用煤油和柴草放起火來。火燒得很大，紅光映透半個天空。……

裏面的人們拚命的撞跌着，號叫着。

日軍在外邊拍掌歡呼。

火愈燒愈大，燒到人們的眉毛了！

人們拚命的撞跌着，號叫着：

「打死日本鬼！」

至於日本鬼呢，他們是不大明了人們所叫的意思的。他們笑一下子跳一下子非常快樂。……

是晚，日軍在該村做了一樁了不得的事，就是全體總動員放火，把全村的房舍全數焚光了。

營盤當夜移到村前的草地上。旁邊燒得火光熊熊，通天明亮，那夜彷彿開着一百萬盞電燈來睡覺似的，的確是我生平第一回所見的奇觀！

天明，又往廣州出發去。走了三天三夜，到達廣州。在路上，有兩件事是值得講的。

其一、有一夜在路旁宿營，人們都疲倦得不可開交，七零八亂的睡在地上睡了。大約連驢馬也疲乏的入夢了。所以，等到下一朝醒來的時候，我這組有五個鬼子是被砍去了頭，屍身尚躺在地上，好像睡着不知天明的樣子。除此之外。還失去五枝步槍，一枝輕機關槍和多少雜物。這是誰幹的勾當呢？老天知道！自從這事發生之後，日軍頓時起了巨大的驚慌。走路睡覺，他們都提心吊胆了，真是草木皆兵的！

其二、當我們這幾天在路上走的時候，不時看見許許多多的車輛駛着來了。這中間有坦克車、有汽車、有馬車等等。牠們裝載的是糧食、子彈、藥品和馬草。除開車輛之外，也有大批大批的大砲來了，這些大砲都是用騾馬拖着來的。路上死掉許多騾馬。

最後我要補說一句：我的木車在花縣就推壞了。所以由花縣至廣州，我挑担走，重倒沒有多少重，人就輕鬆得多了。

我們進廣州是從一個很大的飛機場旁邊經過的，場裏空曠着，只見一片青青青青的草。

## 九 放行麼？

經過飛機場之後，步行了一個鐘頭光景，就在一家大茶樓裏住下了。

街道上所見的光景，與在惠州所見的差不多，沒有花縣那麼盡成焦土的。這裏的建築物並不十分宏大，可是都整齊乾淨，此是惠州所不及的。被毀的大約有十分之四，多是被炸毀的，焚燬的尙是很少。未毀的店舖，門戶都毀破了！一座建築物的軀殼坐在殺氣騰騰的氛圍中，氣象是淒楚的。街上未有見過一個中國的百姓，沒有見過一隻中國的家狗；撞頭碰額的惟有日本的兵呀、馬呀、車呀、等等。那些東西肆無忌憚的奔着撞着，罵着叫着，我看見了，不但不覺得害怕，而且很生氣。廣州真個沒有世界了！這裏那裏起着火，火簍罩在太陽光中，一下子明，一下子暗的。黑烟繚繞天空，彷彿全個廣州就是大大的工廠一般。

我們所住的這座茶樓是很宏大很華麗的。它有大理石的梯子，花磚砌的地板，它有三四重樓房。不過裏面的茶座統統都被毀掉了。誰人給它毀掉呢？日本仔呀！他們把那茶座的木料取去作薪柴了。當我們到的時候，它裏面已經駐紮着許多多日兵了。他們亂七八糟叫着跑着，忽而進來，忽而出去，好像大戲園做戲時的觀客一樣熱鬧。他們大約都很歡喜吧。出發時所夢魂繫着的廣州，而今果然到達了。我的隊伍住在第三層樓上。

却說一放下傢伙，看守我的鬼子就興高采烈的拍拍我的肩膀，要我跟他一同出去了。出去麼？也好，想個機會逃走也是使得的。我們向着昔日繁華的大街走去。我好像有人保護的奴才，滿街滿巷的日兵，居然也沒有一個敢「哼」我一下；我跟着我的鬼子走，安安全全的；這時候，廣州的民房店舖，就是日兵的家，就是日兵的私產。他們隨便可以進進出出，高興拿東西就拿東西，不高興也就不拿。的確！誰人管他們呢？廣州是他們的。我的鬼子領我進過好幾間大店，他都沒有拿東西。那裏的東西此時實在也用不着。譬如吧：我們進到一家鐘錶店裏，小巧輕便的手錶呀、袋錶呀，都沒有了，只見壁上掛滿「大而無當」的八卦鐘，還在那兒悠悠地「的答的答」的數着多難的時光。媽媽的！他要了那種八卦鐘來作什麼用場呢？

最後，鬼子真是幸運！我們碰到一家小金器舖了。裏面雖然亂七八糟，經歷無數次打劫，但尙留存着好些寶貝。鬼子命我也搜劫，——呵呵！我想，好的，不搜索，他媽的又要挨打。我們搜索着，在便桶底下，在樓梯旁邊，在灶頭跟上，在地磚的罅隙裏，這兒有一雙金鐲子，那兒有顆「貓眼兒」，哈哈！這店舖幹嗎會這樣的富有？結果：我搜得金器、玉器、和銀器，大約有五斤左右；鬼子的呢，比我約多一倍。於是鬼子的用塊藍布裹好，鄭重的掛在腰上。他也來幫助我

包裹。唉！鬼知道待我的包好之後，他却野蠻地將我推倒地上，而把「寶貝」拴在他的腰上了。同時他這婊子養的便牢牢地執着槍桿，把刺刀對準我的鼻子了！他吆喝着、跳頓着，要我跟他出去。……

我們回到營中。此時我輩挑夫們已經統統被趕到第四層樓的一間房子裏了。人數共約五六十，探詢起來，十九都是惠州地面人。大家就覺得很親熱的。可不是嗎？他鄉遇故親，本來便是親熱的；何況正在患難之中呀。日兵將我輩趕到這兒來，爲的什麼，實在不得而知。槍決大抵不致於吧？我想。

一會兒，走上一個的日本軍官來。他沒有向我們說話，他在我們面前的壁上用火炭寫上一行大字：

「挑夫各各回家！」

喔！……歡欣的顏色馬上浮滿各人的面孔，愉快的情緒在各人的心裏開放美麗的花。真是夢想不到的，日軍倒也講道理，不要我們的命哩。不識字的三番五次的問着識字的人：「真個放行

麼？嘻嘻！』

一會兒，有十多個日兵同着一個傳話的來了。日兵站在我們的旁邊，無精打彩的。剛才寫字的軍官向我們訓話。他說幾句呀呀啦啦的話，傳話的就講幾句三不像的廣東話。這篇訓詞的大要是這個樣子的：

『廣東諸君：皇軍已占領廣東了。皇軍比華軍不同，皇軍是仁德愛民的。皇軍不竅不掠不奪。皇軍此次佔領廣東，全因中國政府無道，擾亂東亞和平，無能統治中國。皇軍絕對不與中國百姓作對，你們不是皇軍的敵人。而今好了，中日一家了。吾人可以安樂過日子了。你們回去安居樂業，服從日本過日子就是了。再者，此次皇軍請你們運輸，全是公平交易的。司令部裏有工錢發給你們。……』

我們被領到二樓司令部裏去。每人領得三塊錢日本軍用票。它是長方形的，中間印着「大日本帝國政府」七個字，兩旁各畫一條龍。據司令部的人說，我們一共給皇軍做了十五日工，每天兩毛錢，那末——

¥0.20×15=¥3.00

頒發了工錢，又寫放行票。每人受問幾句，就是姓甚麼名誰，年歲幾何，住居何處，等等；於是就頒發放行票了。這些票是臨時寫的，上面蓋着兩三個方紅印，非常鄭重。我的一張是同鄉者三人共用的，樣子如下：——

挑夫李庚<sup>榮</sup>  
三才<sup>佑</sup>三口准予返回原籍  
惠州平潭安居樂業此據  
大日本昭和十三年十一月 日

我們拿了放行證，心裏是更加快樂了。

我們出發回家。我們知道：家鄉是在東面的。這時也不擇路，只是向東走，走，走，而已。我們一隊四五十個，雖然身體被磨折得很消瘦很疲乏，但都放出輕鬆的腳步，我們的心中快樂呀！……

街上來來往往的許多日兵，有成隊的，有孤零零的。每一碰見日兵，我們就拿出放行票給他

們看，開頭幾次，他們看了，也就放行了。……

我們走呀走的，忽然望見一隊日兵迎頭走來。我們並沒有怕；真的！等他們來了，拿出放行證給他們看看就是了。大家愈行愈近，等到相距二三十步的時候，他們立即分散，並且喝令我們停住。沒有辦法，我們四五十人只好遵命停住了。我們有的正想將放行證奉上給他們看，但他們已經分頭撲上前來，把我們抓住大半了。放行證沒有效用，我們被這隊日兵抓到他們營中了。當在抓人的時候，因為鬼子人少，二十來個的，我們人多，四五十個的，他們沒有法子個個都抓住；因此那些沒有被抓的，便硬着頭皮逃走了。真的！在這場合誰想落在鬼子的魔手中送死呢！但是，多麼殘暴啊！鬼子向逃走者開槍啦！拍，拍，拍，……明明白白，逃走者有的在街心倒地了！有的還是拚命的跑，跑，第三個跑！

日兵很生氣，這氣就出在我們被抓者的身上！我和二位同宗是被抓住的。我吃了兩踢，其餘的有被踢的、有被攔的、有被擰耳朵的、有被槍桿擊頭殼的……

我們被逼替日兵挑水，每人的後面跟着一個倭兵。槍刺是雪白的，在陽光裏閃爍着，教人想起：它何時鑽入我的胸中！挑水是到河中去的，距離營地約有半里光景。我們每人挑了十個來回

左右，淒涼的暮色就罩下大地來了。這營房也是在街上的一家未毀的店鋪裏，其中很闊很深，貨物當然是沒有了。我們還被逼着洗地板和燒水給日兵沐浴，忙到半夜，這才做畢了。我們二十來人被關在廂房中，好像堆貨物似的，十二分擠擠挨挨。外面四圍都是倭兵，要走也沒處是出路。再則，我們都沒有飯吃，餓得要命呵！

第二天，我們只好又替倭兵幹活。……

## 十 還是在廣州

話說我們在街上被抓的時候，各人的身上曾被搜查一次。這也難怪的，他們恐怕吾人是「土匪」吧？結果，各人的三元「大日本帝國政府」軍用手票，都被他們代勞給我們「保存」去了。還有，各人手裏的放行票也被撕掉了。

此時，大約是早上九點光景罷，我們又被逼去河邊挑水。我這一組是四個人，我的兩位同宗和我，還有一個姓張的高大漢子。兩個日兵押着我們。到達河濱的時候，恰好左左右右都沒有別

的日兵，這兩個雜種沒有疑心我們會爲非作歹的，一個毫不在意的蹲在水邊洗手，一個呆呆地眺望著晴碧的長天。我立即情急智生，覺得這是大好的機會了，我向同伴們丟個眼色，彼此都會意思了，我們兩人擒一個，馬上就幹起來，——哈哈！結果倒好，不用兩下工夫，二個雜種都給我們幹掉了，「媽媽」也來不及叫一聲哩。

我們不敢要那兩枝槍，銀錢也來不及搜取，便像脫了籠的小鳥，飛也似的向東方跑了。這時候，我們是只擇偏僻冷靜的小路的，因爲大路恐怕又碰見鬼子。我們一口氣跑了十來里路，人是十分疲乏了。我們坐下來休息，並且商議找點食物吃吃。這是一道冷清清的狹小齷齪的街道，兩旁的建築物倒的倒了，破的破了。我們想：這兒可不會有日本來吧。談呀諺的，我的天！背後驟然轉出五六個日本兵來。他們好似獵人發見了肥碩的走獸，滿心歡喜的馬上將我輩團團圍住了！他們吆喝着，揮着白亮亮的刺刀。怎麼辦好呢？半晌，鬼子命令我們統統站着，各人舉起雙手，憑他們渾身搜查一遍。于是，招手叫我們隨着他們走去。他們三個在前，三個在後，我們則夾在中間。

這一次，鬼子又叫我們替他打雜，挑水呀、燒飯呀、搬這搬那呀、等等。他們給我們殘羹吃

，不像先一班那樣不近人情了。他們是住在一所古廟中的，他們甚是信神，在菩薩面前，總是必恭必敬的。他們絕對不敢擾動神們的物事，他們朝朝暮暮都給神們點着亮燈籠的長明燈呢？他們之中，有的且向菩薩占求靈籤，求的「上簽」，那就手舞足蹈，笑逐顏開的；求得「下簽」，那就垂頭喪氣，暗暗裏把牠撕掉了。

在這裏，我們住了個把禮拜（日數委實記不清楚），一天到晚都替敵軍打雞。辛苦倒沒有多少，因為這行當我是幹慣了的，只是討厭得很！可不是嗎？朝朝暮暮幹得滿頭大汗，都是沒有報酬的。這種奴才生活，他媽媽的！……

在此數日中間，發生過兩件值得一講的事，就是——

第一、某天上午，有兩個日本籍的士兵被抓去槍決了。罪狀這樣：他們近日常常在弟兄中間罵這個鬼仗是打不了的，大家不若丟下槍桿回老家去；他們接到幾封從家鄉寄來的信函，他們都有反戰的嫌疑的。

第二、有一天，一個東北籍的士兵押我去挑水，走到半路，他忽然拍着我的肩膀，親親熱熱的問道：

「你家知道，蔣介石還打下去嗎？」

「不知道，」我回答，覺得有點古怪。

「如果不下去，掩或者可以回家了；但是實在也艱難，亡國奴是當不了的了呀！」

接着，他就絮絮叨叨的向我訴苦，說他是被迫來當差的。他的家鄉採用一種聯保制度，十家保一個。是他在軍中有什麼差錯，不聽日軍的命令，那他鄉中同保的十家便要寸草不留地被殺掉了！

本來我爲了活命，曾想有機會幹掉這傢伙的。但是至此我不由自主的突然生出一種慈心，覺得他很可憐，沒有幹他的念頭了。

最後一天晚上，日軍要移營了，他們自官長以至士兵，都忙亂着。他們本來要我們四人替他當挑夫的。但是，就應這時機，我們偷偷地打後門溜出來了。我們揀取最黑暗最冷靜的街道走着，面孔朝着東方。走了半夜，真辛苦啊！一簸一跌的，我的膝蓋撞出許多鮮血。我們在一間菜園中睡覺，想等到天光以後，再打算怎樣回家。

大清早，咱們爬將起來。四顧一下，這兒還不是鄉間，因爲洋房大廈，處處在在都是呵。它

們有的被炸掉一角，有的被焚廢一把骨骼，淒涼地站在死寂的氛圍中。四周靜悄悄的，沒有日本人，沒有中國人，也沒有其他的動物。這是甚麼地方呢？

我們朝東方走。朝瞰像個大面盆，紅融融的，向着我們微笑。大地從死寂的夜裏醒過來，微微地噓着氣。我們這回有救了罷？

轉過一個彎，我們忽然碰見一個老伯伯。他原來偷偷摸摸地在一破店中檢木炭，看見咱們了，即時拾起昏花的老眼向我們上下的打量着。我們中間一個跑去問他：

『請問：阿叔，上惠州去是打這兒走的麼？』

他一面搖着手，一面說：『不！不！前頭住着日本仔呀！你們是那裏來的？』

我們把來歷一五一十的告訴他，並且說：現在咱們想回家哩。

聽罷我們的話，他竊起眉頭，說這個不行！現在四面八方都有日本仔，一見人呢，便抓便打的。他要我們到他的店中歇息歇息，看看風勢怎樣才走。我們遵命跟他到他的店中，恕我直說，他的店是極狹窄，極骯髒的。他原來是磨豆腐爲業的，有二個兒子，一個媳婦，三個孫兒。不過他們都已逃走，只剩下這老頭兒看店。他說，他六十歲了，死也沒有甚麼稀罕；可是幾次受日本

仔驅使，迫他尋柴尋米，真是苦透了！大家都逃走了，何處還有柴米；但是尋不到，日本仔是不高興的：他們給老頭兒吃拳頭、吃腳尖、吃槍托，把老頭兒渾身的老骨頭都打得跳動起來！他說，這附近留着幾個老頭兒和老太婆，個個都吃了日本仔無數次的糟蹋。他原來是好人，他燒粥給我們吃，爲我們指點逃走的方法。他說，這兒是廣州東山，天下太平的時候，許多富貴人家都往在這兒的。而今却是變成荒漠漠的地帶了！

哦！原來我們還是在廣州。

## 十一 在魔手中的同胞

我們在豆腐店裏歇了一日一夜，虧得老伯伯殷勤，這中間的生活算是很寫意的。此後，老伯伯領着我們向小路出來，並一五一十的指明途徑，彼此在叮嚀珍重的顫聲中分別了。

我們四人各各相距丈把遠的走着。帶頭的担任眺望前面，中間兩個則一個眺望左邊，一個眺望右邊，在後的時時翻頭望望，背後是由他担任的。大家提心吊胆，脚步提的極輕極快，眼睛耳

桑葚聰明起來。……

走呀走的，運氣真不好！驀地碰見七八個割馬草回來的倭兵，他們就來到眼前，怎麼辦呢？三十六着，走爲上着！於是我們四人各走一方，拚命的奔竄了。——但是不幸得很！我和李三才沒有逃脫，依舊讓鬼子抓住了。他們給我倆每人吃上三四個耳光，大約這是懲罰我們奔竄之罪的罷。於是命令我們替他奶奶的搬運馬秣。馬秣是什麼呢？就是郊外農人們所種的稻。至於李庚佑和那姓張的，跑到甚麼地方，我們就不得而知了。

又是該詛咒的生活！……

晚上，我偷偷地溜出來了。謝天謝地，又逃過了一道生死關頭。……

我爬進一家小茶店中，裏面是黑沉沉的，一個人忽然擒住我，天哪！這是什麼一回事？說時遲，那時快，彼此不由分說，就扭打起來了。半晌，但見對方罵道：

『丟那媽！你個雜種，又來耍我也野？』

哦哦，他以爲我是扒手，好不要臉！老子是逃難的呀。我們彼此解釋明白，於是就沒有事了。他還肯讓我暫時住在他的店中，替他作伴。他原來是這小茶店的老板，四十來歲，說話很爽快

，臉孔圓圓的。他說他的老婆孩子都逃到鄉下去，只他獨個兒留着看店。起初他的尊夫人知道她不要走，她也不要走，她說：『死！那就一家死在這裏吧！我們母子逃出去，他的爹留在這裏，無論如何放心不下。』他罵蠢豬！兒子有命，就不會斷絕香燈。他把她推着打着，一家子哭哭啼啼的，終於給他打走了。他說這個鋪子是他用了十年的心力經營起來的，貨物桌椅用器等，抵得二三千元，無論如何，他也捨不得這二三千元，甯可死在這裏！……

我就躲在這小茶店中。下一天，吃過了早飯，忽而砰！砰！砰！——

有人撒野地敲擊着鋪門。日兵來了麼？我的心惴惴着。老板牽我伏在廚房裏。他輕輕地附着我的耳朵說：

『莫睬它！無論日本不日本，放他進來，總沒有好處。任他擊幾下，也許他便會走了。』敲擊愈來愈厲害！而且還胡說八道的咒罵着。最後，實在耐不住了，老板去開門。

進來的不是日兵，而是貨真價實的三個中國人。一個頭上蓄着西式洋頭，舉動非常撒野，分明是流氓出身的傢伙，另二個好像苦力，各人屁股上佩着一枝盒子砲。流氓把本簿子向老板面前一送，說：

「兄弟是維持會裏來的。你應該出八元。」

老板徬促不安，他想說：

「……」

「你不必多說，」流氓把簿子向自己大腿一拍，繼續下去，「這筆錢是捐得極公道的，凡是  
有人的店鋪，一律都要出，不只你這樣。……」

「我沒有錢呵！」老板無可奈何的說了，再用可憐的眼光向對方哀求。

「哈哈！你沒有錢，難道維持會裏又有錢嗎？埋死屍，辦善後，什麼什麼都要大筆的錢。日  
本人又不肯出，總叫我們就地籌措；——這也難怪，廣州是中國地方，辦事好要日本人出錢嗎？  
我們本來也不高興相當這個差事的，無奈中國兵沒有用，打不過人家，日本兵來了，弄成這個樣  
子，不得不任勞任怨的出來維持，也好不讓日本人看低。……八塊錢！來！」

「先生！小的實在沒有錢呵！生意早就拉倒了，你看！那兒來的錢？」

「住口！交來就是！兄弟不是跟你講生意呀！」

「那麼，」老板忽然理直氣壯起來：「你替我拍賣這間鋪子好了，打五折——不！打二折出

賣，你若看它值得二千元，那麼二二如四，你給回我四百元就是，不管你賣給誰。八塊錢，那時我就一個不多、一個不少的交給你，……」

『丟那媽！老子有空同你講生意？』一脚蹴去，老板橫倒地上了！流氓還一手指着老板，嘴巴向着兩個隨從叫道：

『槍斃他！該死的共產黨！』

隨從們做好做歹，終于叫老板交出八塊錢，這場風波才算平靜下來。

後來老板說，不僅日本人難交易，就是漢奸也一樣的難交易。他們都是舊日的官僚士劣和流氓，爲虎作倀，魚肉人民就是他們的拿手好戲！

老板這店中有着好些貨物，如白糖呀、麵粉呀、茶葉呀、麵包呀、餅乾呀等等。因爲日兵和漢奸們時時要走來搜擾、掠劫，他的貨物是一日一日的無腳而走、無翼而飛了。今天三個鬼子來，搬去三包白糖、二担麵粉，明天四個漢奸來，「借」去半担茶葉，兩籃麵包；這麼着，一日一時時，這種「光顧」是沒有休止的。老板一天到晚關住店門，但一遇到上述的來客是沒有法子不開去「無任歡迎」的，因爲你不開門，那扇門便前世無修！要粉碎了。假如沒有了門，那裏頭的傢

住豈非更快精光了嗎？起初，老板設盡方法保存他的貨物，譬如將乾糖煮成糖水，一缸一缸的貯着，這「顧客」即使來要糖，也不是可以一搬便行了，須得有水桶，有杓子，而且舀起來亦頗爲費事的。譬如將麵粉倒瀉遍地，憑它像泥沙一樣，這麼着，「顧客」即使來要，亦不能提起包子便走了。譬如在地上挖個很大的窟窿，將茶葉呀，餅乾呀，什麼的堆進去，再用泥土蓋平，踏得實實的；人們便不容易找到這些東西了。但是後來，店面貨物漸漸見空了，於是「顧客」們便不辭勞苦的舀糖水、篩麵粉和……老板無可奈何地哭將起來：

『嗚嗚嗚……真個沒有世界了！』

我跟老板同住，他給我住的吃的穿的，他真是天字第一號的好人！我們住呀住的，哈哈！確是「有緣千里來相會，無緣對面不相逢」。我們非常要好起來啦。老板有一夜握着我的手說：

『咱們正所謂是患難之交！自古道：山水有相逢。自從你來了，我的貨物雖然還一批一批的化爲烏有，但我的生活有時覺得還是暖溫溫的，因爲有你做我的同伴呵。……』

『老兄，』我含着淚說：『打救之恩，永世不忘！要不是你收容我在這裏，那我的賤命恐怕早已送到閻王的國土中了。』

當夜，我們都非常動情，就學古人「桃園結義」的辦法，在天井裏參拜了天地，彼此結爲兄弟了。他大我四歲，自此之後，我叫他哥哥，他叫我弟弟，彼此都是一家人了。他叫我一味放心住在他店裏，等到天下太平的時候，始行歸家好了。他應承我，將來一定給我盤纏回家哩。他常常說，咱們兄弟應該有福同享，有禍同當。聽着這種話，我是多麼快樂啊！

我的哥哥有張「良民證」，是我跟他同住之後半個月左右領來的，花了三塊錢。本來還要替我領一張，但沒有成功。日兵發「良民證」是很奇妙的，告示上說不要錢，凡是服從日本的，無論男女老幼，都可以親身到司令部裏領取。但事實上却恰巧相反，如果你親身貿貿然到日兵司令部領取「良民證」，必定會遭他槍斃。何以故呢？道理極簡單，你走近司令部去，他就說你是間諜，殺無可赦！領取「良民證」，首先須識得多少漢奸，向他們的腰包中塞上幾多法幣，他們便會帶你去領取的，或者由他們一手包辦，簡直不用勞你的駕。所以，有人一張「良民證」領了一二元，有人領了五六元，有人領了七八十元！又有的呢，却不用一分錢，因爲他們有好朋友在日本人那裏辦事呀。至於沒有漢奸相識的人，真是天字第一號的倒運者！不論有錢無錢，都領不到「良民證」的。「良民證」上面寫着姓名、籍貫、住址、年紀、職業等等，還有日兵司令部的

紅印蓋着。人們領到後應該一生一世的隨身帶着它；如果不然，一被日軍查覺，便有被目作間諜的「福份」了。搜查行人，是日軍的家常便飯，處處都是的。我沒有「良民證」，便不敢到街上；只有兩次，借用我的哥哥的，勉強出去買過菜。……

我在哥哥店中住了一月光景，嗚呼哀哉！這回却可發生一樁慘痛的事了。

有一天我們正好百無聊賴的坐在店中，忽然鬼子擊門來了。砰，砰，砰！砰，砰！……

哥哥去開門。我呢，因為沒有「良民證」，大抵鬼子漢奸一來，總是鑽躲到內面去，由哥哥出去應酬的。鬼子走來三四個，他們向哥哥「買」茶葉。哥哥說沒有。他們生氣得很！大意是：「開茶店的老板，必定有茶葉；倘若沒有，此是老板的罪愆。——因為他不做生意，有意「妨害治安」。老板沒有法，結果只好挖開地窟裏的茶葉，呈獻多少給皇軍了。但是，千不該，萬不該，這樣一來，恰恰就上了大當了！皇軍罵他私藏茶葉，故意不接濟皇軍，存心叵測，不是間諜也是共產黨，——怎麼？應該槍決啦！……」

哥哥被拉到街上，白白丟掉性命了！

後來據兩個年長的店鄰說：當哥哥被拉到街上的時候，被迫跪在那裏，一個日兵把槍瞄準着

他！他們看了，知道不是好事了，乃拚死的跑前去向日軍求情，想保全我哥哥的性命。但是，結果如何呢？他們吃了皇軍幾個耳光和無數的詛咒之外，還要担任掩埋死屍的工作。哥哥當場被槍決了！……

我看看風勢不妙，就在那夜裏冒險出走。……

## 十二 我的同伴——老丐婦

夜色是黑黑的，沒有月亮，也沒有街燈，這正合我的口味！我向著最黑暗的、最冷靜的街道摸索，一刻刻一分分，走了許多時候。真是我的幸運！沒有遇到一個日本鬼子，沒有遇到一個漢奸，也沒有遇到一個流氓。……

最後我進走一道小街堂裏。人是疲倦得很，乃走進一間破店中席地而睡。天星稀薄，萬籟寂寥，倒也容易入夢。明天的事且把放在一旁罷。

『呀！呀！』早上，一個幽咽似的聲音將我叫醒。呵呵！一位年邁龍鍾的老婦立在我的面前

，她似乎有點驚奇，乾癟的嘴巴一扁一扁的。我將自己的來歷和願望大概地告訴她之後，她就對我說：

『先生！這可使不得呀。四面八方都是東洋人，你沒有良民證，不要走上三步，就會丟掉性命呀！』

然則怎生是好呢？我思量着。

却說這破屋比鄰，還有一間好屋，原來也不知屬於誰家人氏的。這老丐婦現下住在其中，而且用她的名字向東洋人註了冊哩。她有一個舊日的瞎女兒在東洋人的營盤裏「當差」（這二字是老丐婦的話頭，其實恐怕是「當娼」吧）。原來目前的廣州，如果你跟東洋人或漢奸有什麼瓜葛，就儘可以將那沒有主人在家的房屋店舖去向東洋人註冊，說它是屬於你的，那它就果真會屬於你的了。這個丐婦也領有良民證，她可以到處往來，倒比我快活得多呢。

我向丐婦借住，她起初不肯，意思是怕我害她。後來經了三番五次的哀求，這才答應下來了。她並且說要替我領取「良民證」去哩。

我在丐婦的家中住下了。她替我去領「良民證」，却始終沒有成功，不知是何緣故。

時節是冬令了，天氣一日比一日的寒冷起來。我沒有棉被，沒有寒衣，夜間睡在地板上，十二分的難捱。老丐婦雖有一條破舊的棉胎，却不肯讓我與她同蓋。往往一夜到頭，只是冷得戰戰慄慄，牙齒格格發抖，沒有合過一刻兒眼睛。……

老丐婦天天出去討飯，隨身帶着一個竹籃，一隻襜褕和一根拐杖。她一天向東去，一天向西去，總是天一亮就出門，到下午未酉時分回來。回來的時候，籃裏總是放着幾片柴屑或幾條焦炭，襜褕裏則裝着多少米或飯粒。她在家吃晚飯，用個破罐煮的。據她說，她出去常到妓寮烟館賭館討飯，商店和人家總都閉着門，沒有可討了。她說，廣州近日也很少舊時的叫化子哩。

我住在她家裏，議定每日給兩分錢，作爲租金。

我本來是想離開此地的；但受了過去幾次走不出虎口的教訓，暫時沒有做。你或許要問：我住在丐婦那裏怎樣生活呢？呵呵！我的生活是極無聊極悲慘的。我朝朝暮暮都怕東洋人來！你知道，東洋人來了，我就要倒大霉了。我沒有「良民證」，不準在此地居留。如果碰見東洋人，不是砍頭，也是必不可免的要作苦工。丐婦的家中，有時有一二個乞丐或是諸如此類的男女到來，丐婦倒好！她說我是跟她差不多樣的人。因此客人都沒有害我，而且有時也要我跟他們一同出去生

活，某處有飯討，某處有東西拾。我謝絕他們，我不敢到遠地方去，我常常獨個兒到鄰近被焚被炸的店舖民房中去，一則借此機會避難，二則據拾些東西來換米。在一家焚掉的店裏，我挖到過好幾塊錢的銅仙。這些銅仙堆在頽垣破瓦下面，這裏一堆，那裏幾枚的。你不辭勞苦的去扒去挖，一日之間，往往也可以撈得一塊幾毛的。天下事只要有錢，就會有辦法。我把錢交給丐婦，她就會替我買柴買米，很殷勤的服侍我哩。有時檢得一張木板，一個盆兒，也都有用。它們依然可以換得多少錢的。總而言之：我的生活是——捱餓、捱寒、驚恐、苦悶、和尋東西。……

我在此住了半月左右，倒楣的命運又落到我的頭上了！有一天，維持會的官員家家戶戶來徵發，凡是年富力強的男兒漢，一律須出動替皇軍服役。丐婦的家中也光顧到來。我被抓去了！他媽媽的！又是作苦工。……

## 十二 替日本人造橋

我被押到一個軍營裏，許許多多窮苦人和我一樣。一會兒，有位中國官員走來吩咐：某人做

這個，某人做那個。當他吩咐我的時候，說：

『你去造橋』。

我萬分生氣，兀然不動。漢奸大聲說：

『你死了嗎？造橋去！』

我依舊兀然不動。漢奸打來一拳，一下子被我格開。本來我想幹掉他的，但在這裏是很難下手的，只得氣忿忿地說：

『我身體孱弱，不能做工！』

漢奸生氣着。他走進去了。接着，和他同時出來一個佩劍的日本軍官，豎起鬍鬚，巴巴呀呀的叫着。

軍官揮我到外邊去。外邊有口石井。他命令我坐到井欄上，面孔朝着井水。哎喲！這是要命了。但我不向他求饒，我兀立着不動。要是來吧，打算跟他拚一拚！生死也算數了。半晌，他叫來兩個手下迫我跪着，佩劍的拔出利劍，掄起在我的頭上，但是鬼子的劍沒有砍下來。一忽兒，漢奸問我說：

『你願意做工呢還是死？』

『願意做工。』我無可奈何地回答。

這場災難結束了。

我和許多同命運的人被帶到西面很遠的地方去。這兒有這河流，闊約一里。河中不知從何處拖來了數百號大木船，它們空空無人，卸掉桅帆，挨肩接肘的擠在水面上。原來鬼子造橋，將這許多船橫排作二長列，由河的這邊橫到那邊，船與船之間用纜索或鐵鏈聯繫着。船上再用木排鋪上，浮橋即成功了。水上的工作，如排船繫索，鋪木打樁等等，都是日本的工兵做的。我們是替他捐木搬索，來往聽使之類。在這兒做工的，中日人等合計，大概有五六百的樣子。却說我和其他三個人，被一鬼子押去下流的江干捐木，走了二里光景，就發見許許多多木店，它們的門前堆着無數的長條的大杉木。鬼子就命令我們捐這杉木去造橋。它們都大得可以，一丈來長，水桶般的大。鬼子要我們每人捐一條，我的天！請你想想：如何捐得起的？但沒有辦法，他一定要這樣！彼此說話不相通，求情說理都沒你的份兒。我抱起一根，啊呀呀！它是笨重得這樣厲害，我無論如何也扛它不上肩來。掙扎着，掙扎着，「去也何海，去也何海！」我用盡艱難帶來的氣力

，都是枉然！而且結果，我却沒奈何，跌倒地上了。而鬼子呢，那個狗蛋雜種！他却怒火冲天，一個重甸甸的皮靴無情無理的蹴到我的「下部」來。我連忙用手一格，皮鞋落在我的大腿上，手和大腿都痛得要命。

江干的數處地方，被鬼子焚掉無數的杉木。形迹顯然可見：黑的地皮和黑的炭屑，這兒一大塊，那兒一大圈的。據說鬼子開頭的時候，打算將這裏左近的杉木統統焚掉，取其炭條運回倭國去做火藥哩。後來覺得這許多杉木尚有其他用途，所以只焚去一部分。

在這裏造橋的中國人，後來我認識許多了。他們中間有的是做小販的，有的是拉黃包車的，有的是做工的，有的是店員，有的是像我一樣的挑夫，有的……一句話：大家都是貧苦的人們。原來除却漢奸之外，留在廣州的都沒有富貴人家了。他們老早逃到別處的安全地方去，不在這兒受罪。真的，今日住在廣州，簡直沒有絲毫的好處。可痛的是，許多貧賤的人沒有法子逃走，留在這裏做日本鬼子的魚肉！

我們造橋時候，一天吃三餐糙米飯。據說這是日本運來的。菜有蘿蔔、馬鈴薯和大豆。痛苦的是：常常飯菜不夠，吃不飽肚子，作起工來格外的難捱。自古道：『有死罪，無餓罪。』日本

鬼呵！咱們究竟犯的什麼罪？

夜間，各人不准回家住宿，像豬欄一樣，一羣羣的被趕到營房側面的幾間房子裏，牢牢地禁閉着。地板鋪着多少稻草，這是床鋪，也是被褥了。我們睡覺的時候，都把身體互相緊緊的擠擁着，以求取得一點點的暖氣。咳嗽聲叫寒聲和咀咒聲，總是終夜不絕於耳。

却說我認識兩個惠州人，一是小販，一是車夫。他們跟我商量：相機逃走，打小路回家。我們造了三四天橋，這生活實在吃不消！恰巧我們三人一同被押去搬木，我們都咬牙切齒，勇氣燃燒着各人的心！一道陡峭的江岸上，押我們的鬼子被車夫掉回身用力一推，哈哈！撲通一聲，滾到浩浩蕩蕩的大江中去了。不消說，我們馬上拚命的向着僻靜的地區跑呀跑、跑呀跑的啦。我們躲在破屋裏頭，決定夜間出城，日間埋伏不動。後來我們的計策成功了，謝天謝地，經過了三夜的摸索，終究給我們離脫了廣州的市區。

## 十四 萬里歸來

三人脫離廣州，對着浩浩的長天舒一口氣，好了！咱們自由了。於是像脫出牢籠的小鳥，飛呀飛的望着久別的家鄉歸來，此時吾們不再是曉宿夜行，而擇着偏僻的小徑荒村，在青天白日之下昂頭大步了。我們相信：這樣是不會碰見日本鬼子的，那怕碰見，我們空身蕩蕩，也一定能够溜之大吉。可苦的是：袋裏沒有多少錢，而沿途又少見有人買賣，肚子老是一日飢一日飽的。我們夜間在樹林裏蕉田中睡覺，雖然寒風凜冽，刺人肌膚，可是心裏快樂，也總是很容易的捱得過去。我們常常挖掘老百姓的番薯呀、花生呀、等等來充飢，好在這些東西到處有的是。這麼着，我們就一直回到家中，只遇過二件值得一講的事。

#### 第一件是這樣的：

當離開廣州兩三天的時候，一個晴明的上午，我們走在一面僻靜的山坡上。這山坡面前一里遠光景，擺着一道黃橙橙的筆直的公路。我們走呀走的，公路的那頭猝然風趣電驟的奔來一大隊敵騎，一望見我們，便像獵人發見了野味似的，拍！拍！拍！……槍口向着我們發狂般的叫將起來。自然囉，我們只好拚命的跑！跑！一味的跑！老半天，我們跑過三四重山了，隱約還聽見「拍拍」的槍聲。我的一個同伴開玩笑地說道：「日本鬼真是有了子彈沒處用，而今還拍拍拍拍的

幹嗎？』我倒想起了：沿途一路走來，凡是接近公路的村莊，無論大的小的，都不見一個老百姓，這是有緣故的。因為日兵一見人的影子，便要開槍射擊呀！

第二件是如此的：——

有一天，我們經過一個十來戶人家的山村，剛好看見一位老頭兒坐在茅簷前面補羅。我們向他問路，並將慘苦的經歷大概告訴他。他給我們指出了路口。但當我們正好開步走的時候，驀地跑出兩個後生家，一個捏着利刃，一個抓住兩顆石頭，他們怒氣沖沖攔住我們的去路，一面叫道：

『丟你媽的！你們這些忘八漢奸，要來打探咱我的路數吧！老子先下手為強，教你們見閻羅王去！』說了，就動起手來——

老天爺！我們不由自主的向他們跪下了膝向他們求情，一壁把來歷告訴他們，表明自己確確實實的是難人。後來又經了補羅老伯的勸止，這才沒有了事。執刃的青年似罵非罵的向我們道：

『有機會替日本兵做挑夫，幹嗎不殺淨他們才回來？』

## 十五 半打奇聞

鄙人自廣州回來，在道上所經歷的兩樁大事，已經講過了；還有聽來的半打奇聞，也很值得說一說。

### 一

惠州玄妙觀，是很宏大很古老的道教場所。日兵到達那兒的時候，首要的大事免不了是搜劫。該觀一位老道士沒有逃走，他認為至寶的是宋元明清數朝傳下來的多少名人字畫，他把它們藏起來了。日軍到該觀去光顧，幾個兵頭將掛在壁上的今人字畫瀏覽一遍，好的就被取下來了。然而他們還不饜足，逼迫觀士呈獻出更古更好的來。道士暗裏歎着氣，勉強說道：

『看吧！你們有中意的拿去就是。』

敵酋不肯放手，用起殘暴的手段來。無奈，可憐的老道士只好把藏着的寶貝呈獻給敵酋了。

這還不算數，敵酋又逼老道士在字畫上書寫款式，說是感謝皇軍弔民伐罪的功績，以此贈給皇軍長官作爲紀念的。長老無可奈何，勉強說道：

『何必多此一舉？你們拿去就是。』

敵酋不肯放手，又用起殘暴的手段來。無奈，可憐的長老只好在自己所疼愛的寶貝上書上贈給皇軍軍官的款式，兼且簽上自己的姓名和蓋上自己的私章！皇軍長官這就躊躇滿志，把那掠奪品大模大樣寄回他們的祖家去了。

## 二

我的鄰人陶東陶晚，同被日本兵抓去挑担。到了廣州後，日本寫路票給他們回家了。他們拿着路票，搖搖擺擺的望家鄉走來，滿以爲碰見日軍也沒有危險了。有一天，他們遇見一隊騎馬的日軍，日軍要他倆挑担，他倆掏出路票給日軍看，不肯挑担；日軍沒有勝這個，揮起長劍望陶晚的頸項子一砍，嗚呼！陶晚倒地了，劍痕寸把深，血像潮水似的滾着。此時陶東拚命的跑，跳入一面湖中去了。事後，日兵走了，陶東從水中爬起來，走到陶晚跟前，看看他還沒有斷氣，生生

死死的呻吟着。陶東用烟絲爲他止血，用衣服爲他裹傷；而且將他背到左近的蔗園中去將息將息。一下天早上，陶晚似乎神志清明，有點活氣了。陶東乃扶着他，朝家鄉走起來。……

忽然之間，他們又碰見一隊日軍，來不及逃跑，日軍到達跟前了。日軍要他們挑担；他們一面給路票看，一面說陶晚不幸受着重傷，陶東需要扶他回家治療。但是鬼子不睬，先行的一个掄起利劍望陶東的腦後一劈，耳朶後面應聲剝下巴掌大的一張皮來，……

後來，陶東用混泥爲自己止血，因爲此時沒有烟絲了。此後，他倆到底一簣一撈的回到家中了。

### 三

增城某村，姓陳的，耐不住敵軍的搜刮，乃推舉幾位長者向日軍「議和」。日軍非常歡喜，迎進長者們去，大大稱讚道：

『諸君服從皇軍，深明大義，吾人無任欣慰。尙祈回去之後，廣事宣傳，召回百姓，安居樂業。倘有不肖之徒，胆敢擾亂治安、作盜行竊者發見，仰即來報，皇軍自當竭力剿除，爲你們解

除痛苦。……』

下一天，皇軍幾十人去回拜那個村莊。長者們自然歡天喜地的出郊迎迓了。茶烟既罷，主人們向皇軍訴苦；自從日軍蒞臨之後，因種種關係，農人損失不知凡幾，某人的耕牛丟掉了，某人的妻子被強姦了，某人的兄弟被打死了，某人的家財被劫光了，云云。日軍的長官聽取這個，的確表示無限同情，而且感激着說：

『此皆蔣介石與國民黨擾亂東亞和平所招致之罪過！日軍自當設法爲民解除痛苦。』

鄉人們聽着這個，似懂非懂的摸着下巴。日軍果真爲民解除痛苦麼？的確！日軍爲他們解除痛苦來了。日軍領他們到別些鄉村去，將農人們打得如無家犬似的四散奔跑了，於是日軍乃叫跟他們來的「良民」要牛要豬要家財什麼什麼的儘管搬了。日軍說：『那些不服從皇軍的都是土匪、共產黨，擾亂治安的罪人！搬掉他們的事物是天下第一等的義舉！』

日軍離開鄉下的時候，「良民」村和別的幾個馬上殘暴地互相廝殺起來！……日軍聞訊，趕去大隊人馬，向着殺得正酣的農人們不分皂白地轟呀打呀了！結果，「良民」村也被打死好些個漢子。日軍說：『那些挾帶武器的都是擾亂治安的土匪和共產黨！』

#### 四

日軍本來是很蠢的。他們往往丟下槍桿，四處的奔跑。有一回，石龍附近某村內一個耕田漢子，他家中只有一個老母，這老母不幸被日軍姦淫而死了。他立下了最大的決心，要爲母親報這不共戴天之仇！他留在家中不走，朝朝暮暮的等待日軍之光臨。

日軍果然來了，一共有七個，是到來搜食的。一個到這家，一個到那家，七個都分散了。一個個來有到那漢子的鄰家門首，把槍擱在門檻上，進去搜食。漢子立即執起那枝槍，跑進鄰家去，向鬼子拍的一聲，做完了一件頂快意的事。漢子把死屍剛剛拖到內裏藏好，而第二個聽見槍聲的日兵就跑進來，漢子老實不客氣，向來客拍的一聲，做完一件頂快意的事。漢子把第二個死屍剛剛藏好，而第三個聽見槍聲的日兵就跑進來，漢子老實不客氣，向來客又拍的一聲，做完了一件頂快意的事。……這麼着，七個鬼子都被他幹掉了！——七個哩：一個也不多，一個也不少。

#### 五

離開公路十來里博羅的某村，日兵常常前去巡查。村中有幾個不怕死的男女沒有逃走。有一天，日兵前去抓出了幾個男子來，叫他們呈獻這幾件東西：

|    |     |
|----|-----|
| 香烟 | 二十簍 |
| 蔬菜 | 三十斤 |
| 雞蛋 | 四百枚 |
| 姑娘 | 十個  |

這幾個男子渾實在不能而且不肯給皇軍辦這批東西。可不是嗎？村莊已經荒涼不堪，那兒還有香烟和雞蛋，姑娘呢？啊呀！誰家的姑娘肯給日軍呢？彼此正在「辯論」的時候，躲在不遠的樹叢中的婦女懷抱裏的小孩，不知爲什麼，忽然哇哇的哭了起來。日軍中間的兩個馬上向發出哭聲的地方跑去，——這可不好了！二位女同胞拋却懷中的小孩，朝着非常茂密的莽蕪拚命的鑽！鑽！第三個鑽！結果鑽到老遠的山中去了。兩個日軍也追到老遠的山中，可是沒有發見婦人。他們悵悵的回來了，對被抓住的男子寫字說：

『你輩的姑娘，緣何這樣金貴？』

後來，人們說，被抓住的幾個男子漢給雞好了呢。

## 六

東江惠陽引頸村，當日軍侵入廣東的時候，有一天，幾些土匪剽掠該村，鄉人出動同土匪廝殺起來。恰巧此時，有兩架日機飛過該村的天空，聽見下面槍聲拍拍，以爲中日兩軍在那兒作戰了，便將機上的炸彈像瀉水似的全數落到那個村莊裏去！不僅此也，這二敵機去了，大約向他媽的司令報告了此項消息吧，於是接二連三的一隊隊敵機飛來，釘住了該村來轟炸！轟炸！朝朝暮暮的轟炸！足足玩了三天多，這才歇息了。該村情形怎樣呢？連樹木都看不見一棵呀！

人們說：日軍的消息是極靈通的。可就是這麼靈通嗎？

## 十六 煞尾

我回到家中了。現在——

我的身體非常孱弱，面色蒼白，四肢無力，肚子蠱脹，朝朝暮暮瀉水似的腹瀉着，飯菜沒有味道，而且吃不多。精神終日困頓着，夜間又睡不好，老是做着飄飄搖搖的夢。在過去被敵人俘虜的一百日中間，睡山野，吃冷飯，被打被餓被踢，這些這些，將我的身體弄壞了。腰包沒有銀錢來診治，不知要緊不要緊。倘使死了，我做了鬼，要向鬼子算賬的！

李庚佑的母親和李三才的嫂子阿哥，每天三四次來盤問我：——

『我的庚佑跟你同去，幹嗎沒有一同回來？他怎麼和你分散了？榮福叔！他現在可在人間吧？』  
『嗚嗚……』

『榮福哥，三才到底與你怎樣撞散了？他有想着回家嗎？你後來一逕沒有聽到他的消息不成？咱們父母只生下我倆個，人丁單薄，……嗚！嗚！嗚！』

我天天聽着這樣含着淚水的問話，覺得討厭，又覺得可憐！日本鬼呵，還我弟兄的命來！等老子的病好了，我一定加入游擊隊，去跟你們這些日本鬼子總算賬！

# 被俘百日記

每冊定價三角  
外埠加郵費

著

者

陶

陶

然

發

行

人

徐

伯

昕

發

行

者

生

活

書

店

重慶 桂林 香港 昆明 星洲  
上海 西安 蘭州 貴陽 成都  
衡陽 曲江 梅縣 南平 鬱林  
柳州 南寧 梧州 赤坎 立煌

印

刷

者

生

活

印

刷

所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月八日初版

